



陈彦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西京事 故

人民文学出版社
太白文艺出版社
陈彦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京故事 / 陈彦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6.7
ISBN 978-7-5513-0970-7

I. ①西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47706号

西京故事

XIJING GUSHI

作者	陈彦
责任编辑	脚印(人民文学出版社) 申亚妮 闫瑛(太白文艺出版社)
整体设计	可峰
出版发行	人民文学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 tbwytougao@163.com
经销	陕西新华发行集团
印刷	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本	787mm×1092mm 1/16
字数	490千字
印张	27.25
版次	2016年7月第2版 第4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513-0970-7
定价	4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
印厂电话: 029-87250869

天哪，山外原来是这个样子。客车从山隘豁口七弯八拐，一钻出来，罗甲成的眼睛就直了，他想象过多种山外的景致，也听说西京城的所在地，是八百里平川一望无际，但想象毕竟是想象，真的面对这样一个所在，他还是惊呆了。这完全是一个做梦都梦不出来的广阔世界。他分明闻到了来自西京城的一种气味，这种气味带着浓浓的芳香、甜腻、油润，瞬间就把山间的那种淡淡的青草味儿弥漫得无影无踪了。

父亲罗天福看了儿子甲成一眼，又看了比儿子目光更呆滞的妻子淑惠一眼，脸上掠过了一丝小得意。这地方他是来过几次的，第一次还是十几年前的事，那时他当民办教师，县上为了表彰先进，把他和一群受嘉奖的人一起拉到西京城，美美逛了一趟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他暗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让两个孩子将来都来这里念大学，也让他们都好好活一回人。

女儿甲秀争气，前年考上了，分数之高，在县上都摇了铃了。怪他保守，只选了西京城的头牌高校，没敢再往高处想，结果分数出来，才感觉志愿报得有点亏欠。好在女儿很满足，反复说这是她最满意的选择，做父亲的才感到些许安慰。女儿是他亲自送到西京城的。

有了女儿的成功蹉路，他和儿子甲成的信心也就大增，两年时间，起早贪黑，终于把儿子也盘成器了。

罗天福看着嘴巴微微张大、目光朝着四野搜寻不已的儿子，感到一阵惬意。儿子咋看都是那号有出息的种，要个头有个头，要模样有模样，看上去结结实实的，又考上了这样的名牌学校，一生的大样儿就算出来了。

这狗日的，脑子比他姐活套，才上高中时有点贪玩，学习不在最前边，结果看到姐姐考了那么好的成绩，一下有了压力，后两年一年比一年学得好。填写高考志愿时，他甚至还想过北大、清华。罗天福一再提醒，让他还是稳当些，他有点不太相信儿子的估分。最后，甲成还是选择了姐姐选择的学校。分数一出来，比姐姐还高两分，罗天福又觉得有些亏欠。好在这次他只是提醒，没像对女儿那样，简直是大包大揽地直接定事，志愿没报准但是学校已经很好了。女儿乖，大小事从没抱怨过父母，儿子就不一样了，他甚至感到这狗日的越来越有了牛脾

气，啥事都还得顺着毛摸。幸好甲成对这个结果也算满意，他也就更感到心满意足了。说实话，他特别希望的就是姐弟俩都在一所大学读书，相互也好有个照应。这个大学的牌子也就够亮了，还想咋呀？咋想都已是一件给祖宗几代出尽风头的事了。

罗家一凤一龙都考上重点大学的事，在县上可是出了大彩了，领导在大会小会上讲，说罗家是山沟沟上的人，家里也不富裕，却教出了一双好儿女，是全县人民的楷模。县电视台采访，乡长还专门到家里看望、发红包，总之，自甲成拿到通知书后，家里的红喜事就没断过。但红火是红火，毕竟是两个人读大学，钱也是个硬通货。大家的关心，说到底是一阵子的事，而四年的日子，却是要他罗天福拿肩膀去硬扛的。守在山里，守在他的塔云山，这个钱是咋都凑不够的。因此，他在儿子考上大学的那一刻，就毅然决然地决定：进城打工！

这个想法他已经产生两年了，在女儿甲秀进西京上学时，他就有这种打算，当时还特别去几个工地看了看，也跟塔云山出来的人见了面，想摸摸路数。但那时不行，因为甲成正上高中。在甲成上高三时，他借着看望女儿，又来了一次西京城。那次他去女儿打工的饭店，无意中接触了一个打饼的师傅，两人闲聊了几句。得知这活儿能干，就有意跟女儿流露了他的意图，说：“等甲成考上大学，如果也能来这座城市，我就跟你娘一起来打工挣钱，供你们上学，一家人也好在一起有个照应。你注意一下，有合适的地方了，给我说一声。”甲成按他的意思考进了这个城市，女儿也刚好给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，他就率领一家人来了。

淑惠既激动、又害怕别人听见似的悄声说：“还有这好的地方，一走几十里一脚平的路哇！”

罗天福不无得意地：“你当是，八百里都是这样一脚平哩。”

罗甲成说：“要把咱那塔云山放在这里就值钱了。”

罗天福：“那倒是。”

老家塔云山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，明朝万历年间，就有人在上面建庙，据说清代发展规模最大时，上面有好几十间房，同时能容纳好几百香客。这是一个儒释道合流的山头，上面既有观音菩萨殿，也有太上老君堂，更有能给子孙祈求功名的孔老夫子庙。观音菩萨殿就建在塔云山最高的一个山头上，菩萨是用山顶石头雕刻而成的，与山连成一体，然后又盖起一座四面悬空的庙宇，搭一铁索桥上去，很是有些鬼斧神工的感觉。阳光下，从山下看上去，石灰刷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白墙，却是金碧辉煌的，所以也叫金顶。远远近近的香客们都

说，塔云山的神灵验得很，连湖北、四川都有很多人来烧香还愿。淑惠每逢初一、十五，也是必到的香客，昨天早上，她还专门去庙上，请了一尊观音菩萨左缠右绑地放在包袱里了。据说县上最近正在加大塔云山旅游项目的开发力度。他们虽然也算塔云山人，但塔云山面积很大，附近山脉连带几条沟，都叫塔云山，人家开发，其实与他们这条沟的人没有多大关系，但塔云山的名望，还是使他们对外都愿意称自己是塔云山人。

罗甲成说：“爹，我在网上查了，西京城有八百多万人哩。”

淑惠直咂嘴：“我的天哪！”

长途客车在渐渐接近城市，楼房慢慢多了起来。城市的新鲜感，让罗甲成不由自主地把头伸出窗外，更好奇地打量起这个城市来。罗天福明显感到了儿子的兴奋。有些晕车的淑惠，却感到一种不适应，她下意识地朝罗天福身上靠了靠。罗天福用手把妻子的腰揽了揽，他突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茫然。说实话，这么多年，无论是当民办教师，还是当村支书，他都没有过这种感觉。但今天，尤其是在离西京城越来越远的时候，他感到了一阵阵的虚空，面对这个庞然大物，几天前，甚至几十天前的那种坚定仿佛渐渐在消散。罗家的西京梦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子，他现在连一点底都没有。他突然想到了他家屋后的那个风洞，从儿时起，他就和伙伴们进去探测过，直到现在也没弄出个究竟来，那真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啊……

二

罗甲秀这个暑假只回去待了几天，帮母亲拆洗被褥，又下地帮父亲收了黄豆、苞谷，就赶回城里了。她要勤工俭学，还要为家里租房子。按父亲的要求，她不仅帮家里找到了打饼的饭店，而且要租的房子提前也谈妥了。

房子是她做家教的主东家的，是一个住了几百口人的大杂院。

这一块过去算是郊区，这几年突然发展得被城市包围了起来，并且越来越呈白菜心状。主东姓西门，叫西门锁，据说往祖上追溯几十代，还是这个老城看守西门的门官。当然，没人替他家去考证，也只能是爷给爹说说，爹给儿子说说而已。不过西门家现在日子也过得不赖。本身有几间老房，西门锁他爹又干过十几年村委会主任。村里搞过一个铁木业社，后来又改成三合板厂，再后来改成钢筋厂，三折腾两折腾，亏损得不行，不得不折价变卖，西门锁他爹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一把抓到手

上。厂子虽然垮了，这地皮却跟孙猴子翻跟头一样往上蹿个不停。

既然已是城市的白菜心，据说规划中这儿是一个大广场，大家就都等着拆迁补偿那一天的到来。可说了几年，又有人说市里嫌拆迁成本太高，没了动静，西门家就把原来的破厂房，改成了一百多间简易房，做了出租房。这个城中村，土著只有一千多口，近几年光农民工就住了几万人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把能腾挪出来的地方，给租了出去。西门家的一大片破厂房自然是派上了大用场。

甲秀给西门锁的儿子西门金锁做家教，觉得这儿房租比较便宜，人口又多，饼不愁卖，就选了这个地方。房紧张，一直腾不出来，好不容易有个修鞋的四川师傅走了，甲秀就急忙交了半年的定金。

房是一间，后边还带了半间储藏室，在一楼，爹娘进出干活也方便，除了潮湿外，在甲秀看来，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。四川师傅昨晚一搬走，她连夜就进来收拾，屋里已经脏得下不去脚了，直到天亮才收拾得有了些眉目。腰实在酸痛得不行，她刚说出门直直腰，吸吸新鲜空气，就见房东家两口子 and 另外一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女人从房里跑出来了。

那个被打得满头是血的女人在前边跑，西门锁的妻子郑阳娇手里抓着一根木棍在后边追。那条叫虎妞的贵妇狗，更是一边锐叫着，一边四个蹄子换得密如一道白色瀑布似的，穷追不舍。西门锁前后阻挡着妻子，郑阳娇还是又一棍嘭地打在了那个瘦女人窄窄的脊背上。西门锁终于抢下了棍子，同时一下子把郑阳娇拽倒在地上，那个瘦女人才乘机抱着头溜掉了。虎妞又猛追咬了一阵，直到那女人看不见，才汪汪乱叫着返回来。郑阳娇倒在地上，又是哭又是闹的，院子一下聚拢来几十号人。西门锁想拉她回房，她是越拉越来劲，不仅拳打脚踢起西门锁来，而且还不顾家丑外扬，把刚才家里发生的事全广播了出去。

原来西门锁家开着麻将场子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这儿耍牌。郑阳娇昨晚回娘家去了，她娘家就在北关，本来今天她侄女订婚，她说好下午回来，可没想到昨晚两家人把事谈崩了，她说她眼皮也跳得出奇，觉得家里有事，一早就回家来了。谁知家里还真出了鬼了。她走时两摊子麻将正打得红红火火的，按惯例最起码要打到第二天早上，谁知昨夜早早就都散伙了。过去在这儿租过房的一个开发廊的“妖精”，却留下来跟西门锁过夜。早上郑阳娇轻手轻脚进门时，两人还在床上不知开展第几次运动，反正把床都运动得离开原地上尺远了，被子枕头胡乱扔了一地，光用过的避孕套就四个，郑阳娇头一下给炸了。最让郑阳娇感到屈辱的是，两人一边疯狂运动还一边“砸刮”她，说她太胖，动作不灵活，没女人味儿……

甲秀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早早回到房里关上了窗户。外面的租住户也没有几个愿意劝解的。因为大家平常就不喜欢郑阳娇这个“母老虎”。闹了一阵，西门锁到底还是把郑阳娇弄回家去了。

甲秀又收拾了收拾，估摸爹娘他们快到了，就去车站接人了。

三

西门锁把郑阳娇勉强弄进屋，郑阳娇就开始砸东西，几乎是见啥砸啥，除了自己的化妆用品和梳妆台外，砸得没有保留下一处完整的，把两人的结婚照也用剪子剪了。虎妞吓得缩在沙发底下，圆睁两眼静观其变。它知道，每逢这个时候，只有占据有利地形，才能免遭飞来横祸，沙发底下，算是再安全不过的地方了。西门锁一直站在门口一动不动，任她撒泼，他知道这时再挡也没用，并且越挡越糟糕。这也是郑阳娇一贯的闹法，反正你西门锁有钱，有钱咱就砸。砸了几回，西门锁也就懒得添置更好的家当了，彩电还是几年前的国产货，郑阳娇几次说弄个进口的，他是只说不办。直到今年春节，儿子金锁实在闹得不行，说要玩游戏，他才去买了个大液晶回来，今天招上事儿了，郑阳娇进门第一个目标就是它。她顺手从门口操起凳子，一下砸过去，一股青烟一冒，价值一万五千多块钱的东西就玩儿完了。反正不管你咋砸，他都不予理睬，郑阳娇终于下了最后的狠招，跑到厨房，拿起一桶精炼油，一下泼到那张折腾得不成样子的床上，用打火机点着了枕巾，眼看就要酿出大祸，西门锁不得不一床被子捂上去，把火灭了。

郑阳娇果然越发动起真格的来，直接冲进厨房，拿出菜刀，就要拼命。西门锁想她咋都不会真砍的，没想到，她还真的给砍下来了，一刀砍在西门锁的脖子上。西门锁还光着上身，那血就如注地喷了出来，先是溅了郑阳娇一脸，郑阳娇吓蒙了，她本来是砍狗日肩膀的，没想到西门锁一闪，刚好砍到脖子上。她被西门锁脸上的愤怒和眼中的仇恨惊呆了。她还从来没有见过西门锁的这种怒相和眼神，加之四溅的血水，她感觉一架烧红的山崖就要崩塌了。

虎妞也终于忍不住汪汪叫了起来。

西门锁说：“闹够了没？再砍呀，我早都不想过了，砍呀！你个杂种今天不把我砍死就不是你郑家的种。”

西门锁本来就胖，加之赤裸着上身，高大威猛的样子，又处在血糊淋漓的状

态，郑阳娇又不知这一刀到底致命程度如何，就有些腿脚发软了，刀先当的一声掉在地上，接着就顺地一卧，哭得死去活来了。

西门锁向侧边穿衣镜里看了看，那个血人样儿，把自己也吓了一跳。他急忙撕开一件白T恤衫，把脖子包了起来，然后就自己出门去医院了。

西门锁也觉得自己今天特别窝囊，干这事咋能让母夜叉逮个现行。也真是出了奇了，家里这麻将摊子从来都是一打一夜到天亮，有时甚至一打几天几夜，昨晚到半夜时分，就突然有人为一个炸弹是否是从尾墩子上杠上来的发生了争执，争着争着，牌往锅里一推，账都没算利索，就脸红脖子粗地结束了。桌上的人是骂骂咧咧不辞而别了，可一直在西门锁身后“钓鱼”的温莎却磨磨蹭蹭留了下来，其实刚才打牌时，她就没少以踩脚、掐腰的方式，给西门锁传递暗号，当然，那是为了赢牌。可那种暧昧动作，却也给了西门锁许多来自赢牌以外的享受。有些默契是说不清道不明的，在那些暧昧动作的铺垫下，等人走后，他们几乎没有用任何语言，就抱在一起，运动在一起了，并且是那样如鱼得水。温莎过去是开发廊的，后来不知怎么就不开了，说是做了什么经纪人，反正一天吃喝玩乐还不愁钱花。谁家打麻将，她最爱在后边“垂钓”，基本上是旱涝保丰收。也不知今天被郑阳娇打得怎么样了，那一棍从头上下来可是不轻。他忍着疼痛给温莎拨了个电话，温莎没接。出租车把他拉进了就近的医院。

大夫问是怎么受伤的，他编了个谎说，是让一个酒疯子砍了。大夫还是好奇地问，谁咋一早就喝成这样了？西门锁胡乱支吾说，他们好像喝了一夜。

幸好没伤着主动脉，包扎了一下，大夫就让他回家。他问，不需要住院吗？大夫说不需要。其实他特别想躺在这里，十天半月的，看她郑阳娇怎么弄，没想到这事让她一刀砍得还有点转败为胜了。要不然还真不知怎样了结呢，这下好了，也算是扯平了。

医院不让躺，走出医院大门，也不知向何处去，他第一次体验到有家难回的滋味。脖子上有伤，也没法到朋友那儿去溜达，怕问了难回答。想了想，他干脆去宾馆登记了一间房，一摊泥一样软瘫在了床上。

四

罗天福被女儿甲秀接进西门家院子时，第一眼就看见了院子中间的那棵大

树。淑惠和儿子甲成也都看呆了。甲秀介绍说，这是一棵唐槐，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了。树身有几人合围那么粗，树冠高大，荫天蔽地。一个大斜枝因年代久远，虽生犹衰，因斜度过大，自身已无力支撑，而不得不搭上一个粗大的树撑，帮衬着它不屈的生命。树的主干部分一边看似强大粗壮，其另一边，已是朽啮一空，洞中足可藏下十几个孩子。树是仅靠半边薄薄的肢体艰难维系生命的。

罗天福放下担子，先是被树牢牢吸引，团团转着打量树的情状。他为树上的几个吊瓶所疑惑。甲秀介绍说，这是给树打吊针呢。还有给树打吊针的？这在他还是第一次见。淑惠和甲成听了也觉得十分稀罕。他这一生就爱树，老家那两棵六七百年的紫薇树，是他这次进城最难割舍的生命。他招呼甲秀、甲成和淑惠一起伸开手臂，测量树的合围，结果四个人还没把树干拢住，一家人深深感叹着唐槐的神奇。罗甲成不由自主地飞起一脚踢到树干上，那是一个山里孩子激动和爱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，没想到，立即引来了一个老头的责难。

老头看上去有七八十岁，须发洁白，脸色红润，气血充盈，着一身古铜色唐装，行走十分洒脱利落。只有注重养生的人，才可达到如此飘逸出世的境界。

甲秀急忙给父亲介绍说，这是东方雨老爷爷，也租住在这个院子，据说是专门为保护这棵树住到这里的，吊针就是他打的。罗天福一听陡生敬意，立即给老人道了歉。甲秀也急忙给老人介绍父亲、母亲和弟弟，说初来乍到，还望老爷爷见谅。老人冲他们笑了笑，就背上喷桶，爬到梯子上给树冠打药去了。

甲秀把爹娘领到那间租住的房子，一股湿气、霉气扑鼻而来。罗天福想到过住房条件差，但没有想到会这么差，不仅房小而且窗户也小得出奇，几乎钻不进一个人的身子，就是一个透气孔而已。后边带着的那个储藏室，更是又矮又黑又潮，门敞了一天一夜，气味还是刺鼻难闻。

甲成忍不住说：“这咋住人呢？连咱家牛圈都不如。”

罗天福急忙制止他：“甭胡说。出门了么。”

甲秀解释说：“城里房实在太贵，就是平房好一点的，一间一月都得六七百。这一间半，一月就五百块，再不好找了。”

罗天福看女儿为难的样子，急忙打圆场说：“好着呢，能有个落脚的地方就成。”说着，先打开了行李包。

一家人就开始收拾起来。

母亲先从一直挎在肩上的包袱里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那尊在塔云山金顶菩萨殿里开过光的瓷菩萨，到处比对着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。

罗天福向甲秀和甲成努努嘴，偷笑着说：“连菩萨都寻不下地方给你娘站

班了。”

甲秀和甲成全乐了。甲秀急忙帮娘挪那张缺了一条腿的破旧条桌，缺了腿的那一角是用一摞砖垒起来的，这是这间房里唯一的家具，另外就是一张硬板床。娘把菩萨摆到了条桌上，又从提包里拿出香炉和香，点燃，虔诚地插上后，就跪在地上，又是磕头又是祷告：“求菩萨保佑我们心想事成，多多挣钱，让两个娃都把大学念成器。还要保佑老罗家老少平安！”

罗天福笑着说：“恐怕得先把锅灶摆开，给菩萨弄点吃的，跟我们一路颠簸，也饿了一天一夜了，该讲些实惠了。”

罗甲成也笑娘说：“你那是山里的菩萨，到城里管不管用，还得靠时间来检验呢。”

娘一边让甲成闭嘴，一边虔诚地把头磕得嘭嘭作响。

这时，一个头发染成棕红色的小子拿着个摄像机跑进来了。大喊一声：“都甭动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拍电影了。”

一家人愣在了那里。

甲秀急忙喊叫：“金锁！爹，娘，这就是房东家的孩子金锁，我就是给他做家教呢。”

金锁：“老太太屁股再撅高些，磕头，磕呀！”

正磕头的甲秀娘被闹得不知所措。

金锁：“你屁股再撅高些，只管磕你的头，我拍我的。”

甲秀说：“金锁，别闹了。这是我娘，我爹，这是我弟。”

金锁看看甲成对他一脸不屑的样子，就说：“哟，你这T恤是假名牌，十几块钱一件，还不快脱了扔了，我一见谁穿假的，就恶心得想吐。”

这娃说话咋这神气，一家人都蒙了。

甲秀急忙缓和气氛：“金锁，你看我家才搬来，到处都凌乱着的，小心把衣服弄脏了。”

金锁说：“我不怕，我给咱帮忙。”

甲秀说：“不用不用。”就想把他往出请，谁知金锁根本就没有走的意思。

罗天福就亲昵地问了一声：“娃多大了？”

金锁听不懂方言，问：“你说啥？”

甲秀说：“我爹问你多大了。”

金锁满口胡诌地：“八十还差六十四，你自己算去。”

罗天福呵呵一笑：“那就是十六么。”

罗天福像亲热乡村那些孩子一样，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金锁的头，谁知金锁抬手一掌打在罗天福的胳膊上说：“甬动，脏手。”

罗天福那只手难为情地僵在了半空。

这时，罗甲成对这个碎崽娃子已经没有任何好感了，手痒痒的就想还一巴掌。

可在这个环境中始终娇惯受宠，从来就不懂顾忌别人感受的金锁，全然洞察不出小房中的火药味，还在继续推演着自己的情感、兴趣逻辑。他突然得意地说：“甲秀姐，你来看看我昨天拍的电影。可精彩了！嘻嘻。”

金锁按了按摄像机的快速退回键，一组画面出现了，那上面竟然是罗甲秀，是甲秀给他补课的镜头。金锁招呼大家都来看。罗天福、淑惠、甲秀只好配合着凑了上去。一看是甲秀，淑惠也招呼甲成近前看看，她已发现了甲成心头的那股火气，狠狠捏了捏甲成的手。甲成勉强凑到前面，斜着眼朝摄像机酸了几下。

金锁：“注意，精彩的镜头要出现了，是美国大片的拍法。”

大家眼睛一下给直了，原来是金锁从斜上方拍到了甲秀的乳沟和几乎大半个乳房。甲秀哇地尖叫一声，害羞地蒙上了眼睛。金锁还在得意地张扬着：“比美国明星凯特·温斯莱特的乳房还美，我也要拍大片，把甲秀姐彻底打出去……”

还没等金锁把话讲完，甲成就是一个反剪鸡翅，把金锁的一只嫩胳膊扭上了脊背。只听他哎哟一声，就痛得跪在了地上。罗天福、淑惠、甲秀急忙把甲成的手掰开。金锁哇哇地卧在地上大哭大闹起来。

罗天福六神无主地不知该怎么应对。甲秀哄又哄不下。小房与西门锁家紧紧相连着。郑阳娇很快听见了金锁的哭声，几乎像一头母狮子一样扑了进来。虎妞紧跟着也跑来了。

郑阳娇扑进门时，金锁正躺在地上打滚。

虎妞忽地就扑进金锁怀里了。

郑阳娇恶狠狠地问：“咋回事？”

大家都不知怎么开口。

郑阳娇的声调更高了：“都哑了，谁欺负我娃了？”

甲成没好气地：“你问他自己。”

金锁指罗甲成：“他打我了。”

郑阳娇：“啊，你还打人哪？哪里来的野种？”

甲秀急忙解释：“阿姨，这是我弟，这是我爹，我娘。”

郑阳娇说：“你不是说你一家都是老实本分的山里人么，咋一来就打起人来

了？打狗也得看个主吧，你真格是不想活了是不？”郑阳娇说着顺手操起一根擀面杖就要揍罗甲成。罗天福一把挡住说：“东家，东家，你听我说，娃打人确实不对，我给你赔礼道歉了。”

罗甲成又气呼呼地嘟哝了一句：“啥货嘛，人不打也要遭雷打呢。”

郑阳娇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咋的个话，那你再打呀，有种再打呀！”

罗天福和淑惠同时阻挡着儿子。

郑阳娇本来一早就窝了一肚子火，这下又遇见这样一个山里的铁壳核桃，气得把无名火一下发了出来。她就不信，治不了自己的花心男人，还砸不烂几颗山里的铁核桃。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劲，几乎是一股脑儿把罗家的行李从房里扔了出去：“走。马上都给我滚，我这不收揽打人凶手。”

金锁看事情闹大了，又不想让甲秀走，就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说：“做啥呀？我是跟人家耍呢。真的，人家没把我咋。”

闹腾了半天，没想到儿子扑哧一声，把皮球气给放了，更是气得郑阳娇不知如何是好，从来没对儿子动过手的她，终于恶狠狠地照金锁屁股踢了一脚，然后气冲冲回房去了。虎妞还不走，又被气头上的金锁踢了一脚，才汪汪叫着跑开了。

东西给门口扔了一河滩，罗天福也不知是该往回捡，还是该收拾了走人。没想到初来乍到，就遇上这样难堪的事情，他看了看甲秀，甲秀也不知如何是好地长叹了一口气。还是金锁先搬起了行李，说：“姐，你们就住这儿，有我呢，没人敢把你咋。”

甲成气呼呼地说：“你倒算个辣子。走，爹，咱们重找房，这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么。”

罗天福又看了看甲秀。

甲秀不无委屈地说：“这阵儿到哪去寻房啊，这房也是我看了好多家才定下的。就是找，也不可能马上有现成的呀！”

金锁又央求说：“姐，你们就住吧，我妈要是再寻麻烦，看我的。”

罗甲成不耐烦地：“去去去！”

金锁还赖着不走，甲成恶狠狠地朝他跟前的靠了靠，吓得他赶忙溜走了。

甲成说：“爹，咱们还是另找地方住吧。”

甲秀说：“城里找房哪有这么简单啊！”

甲成突然对姐有了意见：“我真服了，你能给这样的半吊子做家教。”

甲秀说：“其实这娃也并不坏，太小，有些不懂事。”

“还不坏，还要咋样坏？”罗甲成一脚踢在了那扇破门上。

罗天福说：“甲成，不是爹说你，啥事不能忍，非要动手动脚的，你为啥要扭人家娃的胳膊？”

“没扭断都是饶了他。”

罗天福气急地斥责道：“野蛮。你以为这是在乡下，你们随便耍，随便拧，城里娃骨头嫩得跟啥一样，拧断了你能赔得起？”

罗甲成还想争辩，娘立马用手捂住了他的嘴。

僵持了一会儿，甲秀问：“爹，你看咋办？”

罗天福果断地：“先住么咋办？我们交了钱的，又不是白住她的房。人出门了，啥能都不敢逞，啥亏都得学着吃，啥苦都得学着受。实在不成了再说吧。来，往回搬。”

淑惠和甲秀又帮着罗天福把郑阳娇扔出来的东西搬了回去。

罗甲成气得闷在一旁，始终未动手。

五

郑阳娇回到房里，又号啕大哭起来。虎妞好像有些不知所措地坐在一旁静静看着主人。她哭着一把将虎妞抱在了怀里。这个家已经让她身心俱疲了。除了狗始终对她忠心耿耿外，丈夫丈夫花心难改，儿子儿子冥顽不化，看起来啥都不缺，可实际上，好像哪一样都过得不如人。她已经有些绝望了。

十八年前，她认识了西门锁，那时西门锁有妻子，还有一个女儿。西门锁的爹既是这个村的村委会主任，还兼着村办企业的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在这一片算是数一数二的大人物。家里一天到晚都摆着麻将摊子，一家人什么也不干就能吃香的喝辣的。郑阳娇高中毕业，没考上大学，也懒得找工作，反正村里发的卖地钱，已经够吃够喝了。无形中，也就卷到了这种成天以打麻将为生的属于城中村的独特生活方式里。那些年手特别红，加之自己年轻漂亮，臭男人们总爱跟自己打，少不了有献殷勤、放通牌的，反正一个月下来，总要赢个万儿八千的，一年一年，就这样晃荡过去了。她不是文庙村的人，但却在朋友的一次引荐后，特别爱到文庙村来打牌，她觉得这个村子的人比她们村子的人大气一些，尤其是西门锁，够爷们儿，她要是输了，他还会悄悄塞给她一沓票子，每每让她乘兴而归。

也不知咋的，就慢慢上了西门锁的船，先是在牌桌上眉来眼去，后来就陷入了他的感情生活，再后来，西门锁就跟他前妻离婚了。他们结婚也是迫不得已，那时她已怀上金锁五个月了，西门锁逼着让她做掉，她坚决不干，无奈之中，西门锁才走了离婚这步棋。结婚十六年，可以说是提心吊胆地过了十六年。她几乎天天都防着那些来打牌的女人，防着与西门锁有任何蛛丝马迹的可疑异性，可防着防着，前几年还是出过几回事。好在她没捉奸在床，也就眼不见为净了。但这次，是实实在在看见在自己的床上翻云覆雨，一想到那一幕，她就感到头爆裂般的疼痛。从来没有得过心脏病，今天心脏也绞痛个不停，她真不知该怎么办了。

离婚吧，太便宜狗日西门锁了，他可能正求之不得呢。十六年前结婚那阵，这一片地皮上的家财可能也就值四五百万，现在有人估计，只要城中村改造，国家至少得给西门家补偿二十多套房，值几千万块钱。他老子也在前几年喝酒喝死了，这一切都是他一人的了。郑阳娇想，她要是提出离婚，上午离，下午狗日的就能娶一打嫩的回来，这是绝对不能做的蠢事。可要立马缓解，也太窝囊了，受了这样的羞辱，他不主动赔情，以后就更是暗无天日了。她有些后悔不该砍那一刀，本来极其有理的事，结果弄得输了八分。他知道西门锁的脾气，这一刀是万万不好原谅的。也不知伤到什么程度，西门锁一直关机，联系不上。越联系不上，她越是感到有些惶恐，没底。号啕大哭一阵儿，似乎什么也没释放出来，相反，又把焦躁不安的情绪带动起来了。

金锁终于回来了，昨晚在网吧泡了一夜，所以大清早家里发生的一切他并不知道。进门见砸了一河滩，就知道是爸妈又上演武打片了。他有些习以为常地叨咕了一句：“下一回该请香港的洪金宝来设计动作了。”

郑阳娇见儿子金锁回来，眼泪止不住大坝溃堤般地汹涌而下。问他为啥不开机，他说他手机没电了，其实是怕父母打扰，昨晚早早就关机了。郑阳娇毫不隐讳地把他老子昨夜犯下的滔天罪行给儿子讲了一遍。金锁蒙在了那里。

郑阳娇说：“儿子耶，你昨晚要是在家守着，你那个荒唐老子也不至于干出这样的勾当啊！”

郑阳娇还后悔，昨晚怎么连狗都领回娘家了，让西门锁完全逃脱了监控。虎妞这条贵妇狗可是非常精明的，平常除了它自己，还有他两口和儿子金锁，是任谁也上不了这张床的。她已做过无数次试验，只要不是家里这三个人，谁挨一下床边，都是要被它狂吠乱咬到离开才能罢休的。要是它昨晚在，还能允许这对狗男女如此翻江倒海、胡作非为一夜？

金锁虽然很爱爸爸，但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，还是爱憎分明的。这个家

里，绝不能出现另一个女人，这是原则问题。他从小就知道，他和母亲是这个家里的不速之客，无论如何，都不能再有不速之客来搅乱这个家庭。

郑阳娇也是心乱无计了，把儿子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着不放，说：“儿子耶，你这回可要跟妈妈站到一边呀，不然我们就会被赶到门外了。”

金锁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勇气，突然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似的说：“放心吧，有我呢。不过，我也有个条件，你必须对甲秀姐他们一家人好。”

郑阳娇愣了一下。

金锁说：“甲秀姐讲课讲得好，没有她我就不上学了。”

郑阳娇说：“好，好，妈一定对那一家人好。”

六

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这个叫文庙村的社区便像数万安静的细胞被激活了一样，突然鼎沸起来。从村口牌楼，直到大小街巷的神经末梢，都在哗哗抖动着。无论是在附近打工的，还是在附近大学上学的，都回到了这个逼仄逼仄的空间里，寻求着生命的一夜栖息。

本来街道就窄，这时各种摊贩也挤了出来，很多地方，几乎不侧起身子是无法通过的。初来乍到的人也许不信，这么小的城中村，竟然住着五万多外来人口。只有深入到村社的皱褶里，才能明白生命原来是可以以这种密集的方式相互依存的。所有的楼房都是又细又高的宝塔形状，一座塔与一座塔之间，又都很难找到分离的界线。尽管谁都知道塔楼的建筑质量是值得怀疑的，但如果真的有一座倒塌了，大家又都绝不怀疑其他塔楼对它的扶助支撑作用。很多年前就有人说这儿要拆迁，谁家的建筑面积大，自然补的就多，因此，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占有量放到了最大化。地面是插不进一根针了，空中也很难见到一线天。这样的密度，才保证了一千五百多村民对五万多外来人口的放量接纳。

村子已经完全社区化了，一个人除了上中学、大学，或是看大病、死亡火化需要出村子，否则，一辈子龟缩在这里，都可以吃、穿、用不愁地生活下去。小超市、杂货铺、粮油店、小旅馆、托儿所、饭馆、发廊、诊所、澡堂、足浴室，甚至包括修脚的、钉鞋的、文眉的、打耳洞的，无所不包，连公安、银行、税务、工商都有派出机构，日夜理事。

罗天福带着淑惠、甲成走了一圈，不说震撼，面对这大的世事，也是有些惊悚和茫然。

西门锁家就在这个城中村的北头，是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院落，所谓文庙村，就是这个村曾有一座孔庙，而孔庙的位置就在西门锁家院落的北头。“文革”中，庙里该拆除的“四旧”都拆完了，只剩下个空壳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建厂房时，把它弄成铁木业社锤铁桶的作坊了。后来变成钢筋厂，这里又用作堆放杂物的库房了。如今全部厂房已改建成一百多间简易房，分了上下两层，多数住着农民工，也有大学生，还有发廊女、洗脚女、歌厅服务人员等。有的四人一间，有的夫妻租住，有的干脆拖家带口，连老人带孩子都挤在了这十几平方米里。

相比之下，罗天福倒是觉得自己租住的这一间半房还算宽敞。

就在郑阳娇扔东西走了以后，一家人一直处在一种不愉快中，可大概过了不到两小时，她又殷勤地一手抱着虎妞，一手提着半个西瓜，过来问这问那的，好像两小时前什么也不曾发生过。并且还话中捎着话说，她今天心情不好，其实她还是欢迎罗家来入住的。这都是金锁撺掇的。她要跟金锁结成统一战线，金锁让她来回话，她也只好硬着头皮照金锁的意思来做了。

郑阳娇这一来，也算是给罗家安营扎寨下了台阶。依她先前的态度，罗天福还真是想尽快重找个地方。既然人家下话了，罗天福也就把心放下了。他将家里一切都安置妥当后，就出门把整个村子的情况熟悉了一下，还选了一个打饼、卖饼的好位置，准备明天就把摊子摆出来。甲秀又领着他，到一个叫古都饭庄的地方，跟厨师长见了面。这儿一天要一百个千层饼。千层饼的手艺，还是他当民办教师时，跟一个学生家长学的。甲秀进城上学，他每次都要给她准备一提兜，放一个月都不坏。这里面确实有点秘方。甲秀也是无意间让厨师长尝了一下，厨师长就认为这个东西很好，顾客一定会喜欢。考虑到一天打一百个收入太低，甲秀就想让爹娘白天再在村里支个摊子，她估摸着一定好卖。一旦不行，就再想办法，反正她相信爹娘那双勤劳的手，是没有什么事做不成的。

一切都弄妥当了，天也黑了，甲秀和娘把长面也擀好下到锅里了，就听房外唐槐下，开始唱秦腔了。罗天福向门口一望，树下黑压压围了一片人。甲成先捞起一碗面，拌了鸡蛋臊子，又用筷子别了一疙瘩油泼辣子，就急急火火一边调面一边跑出去看热闹了。甲秀说，西京城到处都是秦腔窝子，一到晚上就都唱开了。这一摊子是这个院子里打工的自娱自乐呢。罗天福也是个秦腔迷，一听这声音就来劲，也急着胡乱给一碗黏面上浇些臊子，就跑出去了。甲秀赶紧给娘捞了